

台大的黑暗時期——光復初期的台大印象

李學勇演講

(台大植物系退休教授，本會會員)

巫紅霏整理

(暢談文化公司，本會會員)

來台緣由

談到進入台大的往事，首先，簡單描述一下我來台的經過。抗戰期間，中國各地的大學都播遷後方，當時我以流亡學生的身份就讀遷到重慶的中央大學園藝系。民國三十四年抗戰勝利時，我還有一年的課業，當時政府正值戰後復員，隔年四月便縮短學程在重慶畢業，並以優惠的方式送學生回鄉，每人可領到十萬八千法幣，若不回鄉，可隨學校回南京校本部。我女友家住上海，我就隨校回到南京，不久女友就和我分手。

我們六月回到南京，在學校待到八月，期間找工作並不順利，適逢台灣農林處處長趙連芳返京述職，並回母校中大演講，謂台灣處處缺人，我就和其他四位同學當場報名，經上海到了台灣。當時京滬一帶媒體都說台灣謀生不易，找工作困難，事實並非如此。

在上海時，我們接受台灣鳳梨公司協理的安排上船，當時坐的船是萬噸貨輪，航行目的是將在上海集結的台籍日本兵運回台灣，我們便隨船來到高雄。我們在半夜左右抵達，當時高雄火車站非常漂亮，但火車車箱破爛不堪，我們在半夜乘火車北上，約十個鐘頭才到台北。

到了台北，鳳梨公司還派卡車來接我們前往農業試驗所（位於現今羅斯福路底），當時還沒地方住，我們就住在圖書館的地板上。來到台灣的第一個印象是：台灣是進步的，當然無法與上海相較，但和南京相差不遠，而且遠勝重慶。

輾轉成爲台大助教

我們對鳳梨公司的郝協理印象不佳，因此大家並沒有前往鳳梨公司報到，改到農林處報到，不過我更想到台灣大學工作，當時的校長陸志鴻是中央大學校友，我便前往拜會，校長安排我和農學院院長陳振鐸洽談，陳院長為農化系教授兼任院長，為人方正，但以各種理由婉拒我進台大，我只好繼續待在農林處了。

農林處本身也有不少問題，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處長趙連芳找的各級職員都是他的學生，而主任秘書與林試所所長相處不好。我們找不到單位待下來，後來在農林處主秘家遇到檢驗局局長葉聲鐘，應邀到了檢驗局，負責罐頭檢驗工作。檢驗工作是閒差，無法學習到更多的經驗。四個月後正值農曆春節期間，著名林業學家梁希來台考察，我到林試所所長林渭訪處拜訪梁希，林所長邀我到林試所服務，梁希也贊成，我就轉往林試所的植物園工作。但剛從大學畢業的我，在學期間學的東西不夠，工作時也鬧了些笑話。

在植物園工作時，恰逢二二八事變，我受到台灣朋友保護，沒遭到傷害。當時台北戒嚴，我恰巧拔牙卻不能到醫院換藥，為之痛苦不堪。三月十五日，白天戒嚴解除，我趕緊騎車到南門醫院（前專賣局醫院）換藥，路上看到一具被打死的台灣人屍體和一具士兵屍體，後者是因偷拿商店的東西被當場槍斃的。混亂的局面使我決定離開台灣，且已經接獲蘇州農專的聘書、買好船票準備離台。民國三十六年四月，離台前向台大陸校長辭別，但校長認為社會已趨安定，力勸我留下，當時農學院已更換新任院長王益滔，雖然王院長百般不情願，但還是讓我成為台大的助教。

黑暗時期的研究環境

進入台大後，發現當時研究環境著實不佳，可以說是台大最黑暗的時期。在日據時期，台大在日本大學來說還算不差，大約可算二、三流大學，例如當時園藝系的授教，包括以柑橘研究聞名的田中長三郎，但在日本投降後便回到日本，其他還有許多素質不錯的日本教授也陸續回到日本。

我在台大園藝系當助教期間，主要隨中村副教授研究，並從他身上學到不少研究方法，雖然中村副教授對中國助教沒有偏見，但系上的技工、助理卻瞧不起我們，第一天就考我台大文學院前的樹種（海桐），幸虧沒有考倒我。

民國三十六年四月到三十七年底，我在台大工作。為什麼說這時是台大的黑暗時期？主要是當時教授、學生的員額都遠遠不足！當時學校還留有一些日本教授，然而這些沒有返日的教授多半是學問較差的一批，他們回國也沒學校收留。還有一些是不願放棄實驗室的日本教授，如做植病研究的松本教授，他在沒有電顯設備時就可鑑定出病毒，也訓練出第一批頗佳的台灣學生；以及農

工系的高坂教授，他並沒有種族觀念，也幫中國規劃農業工程。

另一方面，當時來台接收的第一批教授大多已返回大陸，好的教授不想來台，來台的多半是留日且成績不佳的教授，很多根本無法在大陸的大學待滿三年。整個研究水準不足，有些教授有名無實，甚至上課時醒、醇不分。

這段時間，留下的三十幾個日本人，陸校長因為怕他們離開，沒有老師，幾乎是有求必應，甚至每人配給一名女傭。這些日本教授無所事事，每天都是中午聚在一起吃便當，下午回家。其中一名農化系研究發酵的馬場教授，在日據時代為日本軍部研究丁醇燃料，他認為實驗室的設備是屬於自己的，移交時還把儀器搬走，要求校方花錢購回。

此外，移交時諸多儀器都受到損壞，有些是日本人有意破壞的。在我做助教時，不僅教授本身拿不到研究費、也不想研究，助教也因為上無教授、下無設備，無法進行實驗工作。當時，我已經試著開始進行一些高麗菜的研究。由於高麗菜必須在一定的（低溫）環境下才能開花結球，研究時常用到冰箱設備。有一次冰箱的真空管破洞，使冰箱無法控溫，中村副教授認為必須到日本買零件，後來我請與物理系的助教林嘉仁幫忙，就將冰箱修好了。不過，這項研究完成前我便離開台大。

提到林嘉仁，雖然待在台大的時間很短，卻是對學校很有貢獻的助教。他跟著中央大學物理系教授戴運軌來到台大，由於懂得日文，所以經常罵當時物理系做真空實驗的日本教授太田賴常；有一次他帶學生做實驗時，他自行修改了陳永昌教授設計的實驗方法，因此陳教授要求開除林嘉仁，戴運軌將林嘉仁轉介到台電的高壓電研究所，我才有機會進去參觀。林嘉仁三十七年初返回大陸，他曾參與我國首次核分裂實驗。（編按：三十七年五月十三日實驗成功，六月二十五日戴運軌正式對外宣佈。）

動蕩中離開台大和再進台大

當時台大管理非常不安定，陸志鴻校長雖然個人學問佳，但沒有行政經驗，且請來的中國教授有學問的不多，甚至園藝系還被省府派來職業學校畢業的當講師。因此陸志鴻校長被檢舉辦校成績不佳，三十七年六月，當時的教育部長朱家驊找莊長恭教授來整頓，莊長恭原為中研院化學所所長，但他也不是很有行政經驗，來台後並沒先到台大，而是直接住到草山，召集主管開會。首先，他要求學校重發聘書，讓不合格的教授離開台大，因此造成人心浮動；此外，他還大批更換行政人員，如撤換剛正不阿的出納組主任王祥，兩個月後，又再請他回來，後來王祥擔任該職位直到退休。

民國三十七年十二月，莊長恭校長想離開，助教們在他上飛機前將他勸回，不料兩星期後他又悄悄離開，回到上海便辭去台大校長。三十八年初教育部指派傅斯年接任台大校長，其間杜聰明、沈剛伯等都曾代理校長。我在三十七年底轉往中學任教，四十五年進台糖公司，隨李先聞先生工作，走上學術研究之路。五十二年返回台大，以至退休。

其他雜憶

在台大這短短時間內，身為助教並不知道太多內幕，也不太清楚高層的運作，不過都是親身所見所聞。

在日本投降後，日本教授大批遣返，但也留下不少，其中畜牧獸醫系的山根甚信教授，學問技術都不錯，但我在幫學校驗收時，他擋在門口不讓大家進實驗室，只肯將設備按清單一件件拿出來。他們系上賣不完的牛奶都直接倒入水溝。

當時美軍空襲時，台大的建築損失很少，不過當時台大確實受到炸彈影響，因為水電、瓦斯設備受到震波影響，牆壁漏電，窗戶玻璃破碎。其實美空轟炸時，有特意避開學校，不過還是有誤炸的情形。

我當助教時，台大也受到共產黨影響，但他們的影響多大個人無法得知。我們曾經參加台大的助教會，幾乎所有助教都是會員。當時的會長是物理系助教景振華，也是中大畢業的。助教會經常舉辦音樂會、讀書會、電影欣賞等文化活動，當時我們並不知道其中一批會員是共產黨，而三十七年底教育部行文，解散助教會、交銷圖章。三十八年大陸淪陷時，這批共產黨員已事先跑掉，當時這些不聲不響消失的人，等到兩岸往還以後陸續傳來消息，有些已頗有成績。

在台大黑暗時期，教授數量不足，大約只有五成，而學生更少，一系大概只有一兩名學生。原本台大是日本人唸的大學，在光復後日本人遣返後，台大到上海、南京一帶招生，沒有人願意來，所以學生和教授人數都很少，素質也都不好，所以我才稱之為黑暗時期。

民國三十七年底北平為中共佔領，若干教授南下。三十八年初，傅斯年出任台大校長，將日本教授全部遣返。不久大陸淪陷，大批知識份子東渡，台大才開始有老師、有學生、有較多經費，走上健全發展的道路。

(編按：本會將致力口述歷史。九十七年十月四日例會，由李學勇教授演講，講題「民國 35-37 年台大憶往」。本文根據錄音整理，並經李教授修訂而成。)